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碑一首

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

大夫華公墓碑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葆曹殷宗錫胤公族
其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子艱不娶
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
播遷於蕩口世秬黍稷爰有資橐公父奉政府君息

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事耻以此言顯

恭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滙時惟慶門乃篤生公
公生而髫秀長不膚立攬玉塵以齊潤客訝寧馨挹
銀海之滄澄人誇阿堵誦收三餘之畧論窮九師之
辨府君乃延耆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
綴鋒無抗衡薄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秣苑
則田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
左之珠競靈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蹠躩誤蹶追
風驚取一鳴獻無再別竟登南宮上第射策金馬讀
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更絃甲乙故太保費

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
陸君申友于之分錢通則管鮑慚分氣接則逖珉讓
舞九畹齊秀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
器然而珎阻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噓甫上絳灌
之詆訶先入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
舳艫飛雪義絕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幙被遂
以疾予告栖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資事之分割
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椽武庫遷佐職方蓄學與五兵
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銳精置郵民鮮告
痛國減冗耗遇恩實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母鄒為宜

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講同異首以舊

學兼采時獎改翰林脩撰拜命之日俾仍五品祿章

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緋縮曳之美徊徨弗居

博望清華之選逡巡若畏詔美搗謙特聽所守尋與

校 累朝寶訓實錄 宸章之炳烺若燭何假青藜

天祿之恬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進侍讀同考會試

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賜公一品服充使者以往父老

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帥歸誠自繇然明之却賄

島水傳為盛事馬韓載在裨史公既嫺婉其度加以

長慮決識故太傅李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為知人適

有密勿之陳薦公堪寄端右會

詔青宮已齒三至宜備四友公首擢司經局洗馬臺

臣謂公酣酌不當儲輔

天子外伸諍路特寢新除仍願輔臣出李故事曰是

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儲耶且以酣酌加華某何異

謂黃門為宣淫坐閣伯以闌入也公既却軌無通李

復削草不泄時始爾賢之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

尊鱸非美季鷹托而扁舟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

石偃蹇朝命輒遲東山自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

舍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茲而復見迫府君黽勉北上
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南畿鄉試貝王走不蹙之
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
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公陳公殷公侍郎兩
朱公畢公曹公凌公輩出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
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
寓百試而光景恒新未幾超拜侍讀學士握留篆而
南素薄宦情更涼物態冥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青
蠅點汙之談翻成知己乃以微謫露章乞骸駕言倦
好篤懷養志

主上愍其情不之強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十矣
夔夔齋慄不改孺子之慕蒸蒸克諧遂成太和之風
俄而奉政府君捐館匪法太連之善居有踰濬冲之
死孝溢米時進親慈為之祝噎鷄骨支牀門故虞其
毀性亡何又丁鄒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
營冢域茂樹楸檟鍾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
阡方斯篋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杜樹之蔭百
尺黃河之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丹千金
聊以足志四姓之炊烟待煖羣稚之孤孺托儔取若
困廩寄之衽席後助資匱之畝里搜伏匿之田涸轍

多潤乎蹄涔為漁豈安乎竭澤至於取予歸節豐約
因心雖連雲之暈革爭騫而二簋之豚肩不掩物情
頗異行之自如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笑也木
屑竹頭陶士行之瑣算也唯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
家埒素封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丹袞安張長公之
退節時有佞相假賜環而為釣復遣倖帥指推轂以
求脂甘語狎至危機隱括有為公動者公如不聞間
謂所親曰昔人有投鹽於水以明非惜惜所與也吾
守先人饘粥之遺而捐以填狹邪之逕乎且使白首
發婦丹唇銜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佞相倖帥

相繼淪敗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三十載矯履迅
步若士之狎雲霄柔肌粲顏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
令簡度清貴室絕二八之媵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
下應門鮮通然而五祠並建躬辟主之蒸嘗十里裹
糧手故人之訛訊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徇知誼
有攸當至於齊相脫駮未收越石之感孝標著論不
免到溉之嫌情意所安毀譽為汰公既杜口朝事遠
跡世途取亢寂寞之鄉長王嶠峴之色偶周行墓所
顧眄松柏泫然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
各言尔志陸生慷慨裹革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

九州山人集卷之九
九原有知寧無小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
公素強無疾歲昭陽之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
意殊忽忽叔子方侍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
歸見之喜動顏色沈痾少平迄於改鑿竟不時損飾
巾待期綽乎太丘之度易簣就正儼矣子輿之啟六
怖將臨熙怡若寐小斂既畢容色欣然公以弘治丁
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七日
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苑留院東
行紀興巖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
卷東壁蘭臺之撰春客雅麗為宗一壑三徑之辭簡

遠玄澹為主雖黼芾人倫膾炙羣叻俱擅珪璋靡慚
竹素而巖居一集迥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夙成規彀
右文之景雖未竟其虹攄于陸之儀僅微徵於鴻漸
使際虞代則巢臯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裁衷矣寢
疾之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侍湯藥少者累
棊採蠟以娛游目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秀人
理靡虧夫子可瞑甫及授窆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
海珊瑚隨而告枯鳳歸吊鳥鵠雛以之從逝脩短迥
絕衰榮不恒其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
帳之莫從恩澤未零音徽就杳進不能請字袞於公

朝退不獲寓心喪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里父母子姓詳具於左銘曰

矯矯先生履坦安貞進不離體退不近名雋史東觀授書西清譏以譽伏榮將瘁并三事步武一書投削蓬心廟廊華邸丘壑天與真貴人豈縻爵畢力溫清戢躬湯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用必取羸施必歸澤內衆千指顛焉若畫環公之鄉爰諮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亦為政奚其離群我徵在昔身隱焉文君子脩之必達必聞材足奢取事誠盈忌不朽讓一達尊居二隱几委形超然曷累追契千古聲施來祀

碑六首

太倉州重濬諸河碑

先皇帝之四十又五年前叅政臣雲翼言臣吳人頗習知吳事吳地故不能當天下一而歲賦十之二漕粟給大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農自壯比老死不能得一佚食日夜從事桔槔於水以田而間者水故道多闕無所灌洩請一切治水委之御史

詔下大司空議督鹺御史故嘗任治水其委之鹺御史詔可其下鹺御史於是侍御孝義蔚公元康議治水而侍御洛陽董公堯封以按來曰是小借民力

而大禪之於永永余敢以自諉乃會蔚公及撫中丞
巴陵謝公登之下按察使者湯公賓按察使者下郡
守蔡君國熙丞金君柱龍君慶雲吳君宗吉議曰水
數治不能周南畝以憂吳父老至煩叅政言然曩者尚
書李公用大興法辟召官屬遍四郡甚屈縣官帑不
二十餘年而塞不興丁未之役臺使者以名任一倅
倅以丈報至委數萬緡水土間不二年而塞即計之
今未有能用大興者也然使縣官不愛食民不愛力
而司役者不愛耳目則固未有不辦治者也夫計之
力取民近利者田二十而夫一遠者三十而夫一計
之工夫三而丈一難者四而丈一計之食夫一而緡
半計之耳目則丞等請以不肖軀任三公曰善其申
議議四郡則先蘇議蘇先常熟太倉次嘉定議太倉
先七浦次楊林鹽鐵則為議七浦曰夫七浦縮穀常
熟之口而東注海者也利最先於是即以今
皇帝之元年春金君任治七浦其役夫合諸七浦之
傍田者而佐以楊林鹽鐵之民凡十八日而竣為夫
七千二百有奇功六十一萬一千五百十九食若金
者六千一百五十有奇外創壩以距海潮費若金一
百二十八閘一以備止洩費若金三百五十七又拓

月河以輔之工萬一千六百五十二食若金者百三十七既報而謝公以遷去今中丞莆田林公潤來曰嗚呼是唯余所理賦乃以勤二三子亡何侍御慶陽麻公永吉以瓜代蔚公曰唯余所奉璽書以嗣事余敢辭則會林公董公再下金君吳君及倅吳君維京則復為議楊林鹽鐵曰夫楊林者橫州之北其右多阜易涸而鹽鐵故漕河也是二河者太倉幹也丈各八千有奇青魚涇至吳塘顧浦嘉定幹也丈各三千有奇出七浦壩而外者海沙所沮洳不濬之即揚塵也為丈三千八百五十計之工四萬五千食若金者五

四百有奇俱報可則又以戊辰春倅吳君與金君畫地而治之其規模大氏眎七浦其役夫合諸河之傍田者而佐以七浦之民凡三十日而竣既報不佞某以燕請林公董公則相謂曰日大司農困匈奴使者十輩相望而

天子即位予民租不能半然陽予之陰蝟取之矣吾儕憂皇之度無所出今而知所以笑矣某謝不敏乃曰昔在永宣民困犂庭忠靖敷刊壤沃流安文襄覈均伏搜困蘇迨其季年公私陳因笑殆謂是乎二公曰然豈唯子之州是利將四郡蚤莫焉退而蔡君以

書請曰子為銘之非以耀成事也以示後之志水者有攷也其無難興也無避口也無何而州父老數十百人復來請曰嚮者諸公雖屬我畚鍤而厚食我今旱二月矣而環河之民有生色焉殆諸公之貺乎與造物者均哉某乃不辭而為之銘曰

震澤沮洳維天所滙以為帝藏日夜北首銜雲屑霜既鱸而廂原之不探陸塵其波何以溝防譬彼峻冬敗厥貉狐而歎無裳維先末禩臣翼有言逮帝初載大臣細旃強本節用覲求利害中丞煌煌手抉天翳百吏伏駭惟麻惟董左冠右斧日畏日愛監司承

之提衡守令以盡成事曰維諸河襟帶太倉黔首所恃官毋私帑民毋私力務一其志庶幾子來立表刻漏以聽戒備男跣而撻女執篋筐遵彼河旁猗歟金吳立畚鍤間與細分功民亦有言不日成之母久勤公清流泱泱樹之梓楊以為河封歲不念恤魁佐其武千里若赭環河四周膏澤所侵悉為沃野桔槔之聲比阡相警以代澍雨無斬於天斬我大吏是濬是撫爰在成際忠靖司平七澤節宣文襄繼之籌折秋毫為民請蠲上錯塗泥外庾於田外府於廩妙績弃仁群公勉旃斯千百年

忠孝祠碑

隆慶之戊辰冬余自副察起再游大名覩其疆邑土風淳美民竭其穀麥桑麻之利奉給縣官退而治其餘以共事家長上庶幾乎能自足忠孝之願而亡所事於詩書之利者居無何而郡太守鄭君旻以祠故田侍中弘正及其子僕射布事請蓋大名古魏州地而侍中父子嘗為其州刺史節度諸軍者也當肅代之季所謂魏州者一辱於安祿山再辱於田承嗣蓋至於悅與緒而天子意不復有魏之山川人民而為魏之人者亦安於故而不復知其上之不為田而為

李矣侍中因軍心之嚮踞其位而能一旦奉六州之籍歸之天子請吏治賦天子始為之疑繼為之大悅而魏之吏士始亦為之駭繼而為之俛服恐後公率全師壓趙境聲王氏抗命之惡再鍛其武卒還復治青鄆罪獲師道族其家公北掠趙之要領提衡其六州東悉覆齊魯十五州之地併其所治為州共二十有七咸手挈以報天子其有功于唐甚大而讐於趙及齊魯人甚深用事者闇不暫於幾乘趙之人請帥捐公帥之而又奪其綱紀之僕俾闔門就屠俛以死僕射由苦塊起墨衰而從事枕戈待旦誓不與賊俱生

而魏吏之黠者已深中趙之誘而復動其故迫於得所欲而緩於報公遂至挾僕射援河北故事以請苟僕射於死生之際少有所動而移其念於擇利則必為之姑以應之而度幾其乘隙伺間如李少卿所云者乃悉其財帛予士卒上書告天子慟哭於侍中之靈抽刀剖腹蓋僕射之所不能報於力者雖言而其所可報於心者君與父也僕射雖已死趙誅雖廢然魏人終不敢顯為趙而竟唐之世猶能以羈縻之跡時出其資賦以討挫叛鎮至於宋而天子恩德日以浹又獲牧如寇如韓者拊之魏遂以首善聞諸郡蓋又至於今而余之所觀羨魏俗如嚮云者謂非侍中父子一洗其凶悖而振之以忠孝之力也耶鄭君謂魏俗固淳羨然亦少樵不時以君臣父子之節撕警之則亦易忘而侍中僕射於其節為最著魏既以二公故善其俗其德之也當無已乃即廢署徹其朽材隳墜而更新之加以丹堊顏其堂曰忠孝余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詞曰

旭輪兮太行下明河兮流漳滌而田兮從王悉而軍兮以四匡師不勤兮仇予恒欲報兮狡為阻臣胡避兮殉君子胡恫兮從父曳虹旂兮焜煌發天兮上

身州山人稿卷之九十七
世經堂刻
襄藏而肝兮綵綵之使陽咸兮招筮之重貂兮委蛇
從副乘兮後先馳帝大明兮澤汪濊將趙魏兮齊文
軌神怡怡兮享牲醴毋撫劍兮東北睨條風兮甘雨
惠我民兮以逮趙土赤幘兮青衿靈脩脩兮况有臨
美我俗兮為我禦祲千秋萬歲兮同此心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
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
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
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
學士大夫以至嬾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美
明之建文稱革除而

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
守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
書叅歷城侯軍

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割其膝
責之反頤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既用
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嘖嘖噓囁於齒吻間而
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

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

年州山人稿卷之九十七
其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
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
守維蓋令見賓謂公其鄉人於 詔得特祀而張公
蓋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
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闔故社學地中
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
公帑之羨費者僅為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既成
而分守叅政李君廷龍率守維蓋同守通通守希仁
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
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
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
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
之下然張公之所為狗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
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虜矣而鐵公之節獨信
於 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
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
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
鐵公之獲旌又我 維新之後襍上之所諱聞而下
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
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

大天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鷄籠山夫旌敵於抗刃
接鍛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狗桀以故其所感發振
勵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鐵公其尤者也而
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

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 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
後謁二公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
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 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
覩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
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

銘詩曰

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
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
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胥不驚胡塵
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隄毀魄全天賓于帝所
恒為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佻佻駉虬翼鸞
繚虹屈蜺雙甄儷輶疇疇右疇御霽雲之徒以逮萬春
若彼平安及齊汗駘母汙尔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齧
含噫未伸靈既格我膺旨鬯芬削厲為忻豐我稌黍
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

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涇令劉公生祠碑

劉公之去涇也蓋以給事御史選召云而涇之男女
耄倪驚相謂柰何奪我父母其搢紳先生亦謂劉公
特召誠寵異之然柰何奪我父母為當公行相率而
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石即其地亭焉歸而其鄉
之人祠劉公者曰東茹麻曰北古樓曰南妙峰曰西
下坊凡四鄉之人祠劉公若一其品人則以請於臺
御史報可則又以請於前太守王君廷幹記之則又
相率走千里納篚於不佞世貞而請勒諸珉是時劉

公復用卓異轉天官冢宰屬云而不佞意逡巡若有
避也其男女耄倪曰吾不知冢宰屬何官姑以吾父
母恩累下執事搢紳先生則曰冢宰屬鈞臣也得無
以嫌避乎而以吾父母恩累下執事不佞蓋久之乃
喟然而嘆曰太史公創傳循吏班氏嗣響有味乎言
之彼其稱述平仲之善至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豈非
以睽世故哉乃今幸生當之自失之耶夫劉公一令
耳其容保教思幾使涇躋興於禮樂去而益思之不
忘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佞又何嫌避
也劉公者名世亨江西之臨川人也始涇得劉公屬

歲侵公不欲以善賦聞身請得當戶部勾校例幘被去林大中丞因民請而疏留之公乃序立條教櫛比其俗輸為限役為等損冗費禁苛取平亭其騎置之它郡邑者勿過勞佚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教積貯諸開墾荒塞因山負澤聽自利弗禁婚葬宴會衷俗成則去其奢纖大廈小橐稍稍充盈公乃喜曰民自是可教矣鄉有約約有長長有副申

高皇帝大訓而衍廣之章善用長瘡否用短月朔燕見諸生攷問德業鼓鍾間作聲詩繼之彬_二踰_二動止自規比邑方城若士逮民觀風質成公又曰耳目之地得無有蠹吾治者乎斷革訟師撥剔弊吏吏與胥徒凜若負霜大豪閉門中猾僂行公又曰四封之內得無有萑符弄兵賊吾民者乎起自旁邑莽或伏戎下令諸鄉鄉募武勇趨健如格巨室主之據要走險捷策飛應寇至輒警警傳輒獲曾未何時丸絕赤白有虎負嵎莫之敢撻為文禱之負子以奔虎患既息乃飭虎落以至儲水春火儲堰春水濡有衣初綢繆牖戶民于劉公若在襁褓劉公于民慈母嚴師昔在召伯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流為美言播之聲詩而况於公肖之祀之匪直肖祀之思以永之伏膺蒸嘗報

夔州山人集卷之九十一
世經堂刻
威祈滋子子孫孫是馮是依公人神哉於乎公真神
人哉不佞乃系其畧以授今令祝君而亂以歌曰
琴高之山兮下有琴溪七音泠泠兮南薰間吹白叟
兮謳悲青衿兮前致辭疇食汝食兮衣汝衣薰蒸兮
蘭餐湛醑兮管脂公不來兮停余思帝命真宰兮代
饗之握人銓兮沛大澤公欲歆兮亮非一涇民世兮
不倍德將袞衣兮綏南國

房縣澈澥堰斗門碑

房縣令朱衣上記都御史幕府言邑故房州遷人地
四塞亡商賈之羨其民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

共以故恒苦饑而獨邑南有稻田數千畝號為肥

地

其所受水出滴水巖灌溉以時則收倍它田而其地

高下凡三畝中下畝以次而受上畝之水其上畝以

次而制中下畝之命凡水見遏而不下則弗敢播旁

泄而他注之則弗敢播而下畝亦時能竊發其防以

使上中畝之立涸以故恒蓄爭其爭能互為害而不

能自為利日者令以行部至田所具得其狀乃行屬

鄉三老亭父某某課督民之獲田利者以次受賦俾

環畝而圩之母使傍泄自上而中而下至縮轂之口

鑿石為斗門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為管七十餘

上溢則板以障之下涸則啟以洩之凡為條石之以
丈計者二千五百五十五為柱者一百十五為槽者
十有五役工至三千三百三十而賦帑金僅六十餘
因與守畝者約其下畝當受水而不予水者罰在上
畝不當予水而輒啟水者罰在下畝其民皆稽顙聽
約束毋敢犯竊以為令遷徙無常久或忽忘之不以
時飭治姦民起而脩一旦之憤破毀成業坐自失計
而歸訾於上願得幕府之一言勒石而樹之通衢以
示永永都御史曰善乃為銘曰

周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溝遂以迨列澮楊茂作
曠澇咸備惟此山邑罕覩其利引流下輸建餅斯易
比於桔槔厥逸屣倍門此三畝以時啟閉房南穰穰
民靡虞歲爰戒來者毋怠成事

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宗君子相祠碑

往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躡福清遂以其勁搗省其
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而故廣陵宗君子相
以叅議得西門西門最為省要害郭外之氓叟頽稚
跳賊而求入者踵相嚙也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
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宗君謂奈何遂拒吾赤子
而餒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

恐欲設難難宗君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宗君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饑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為百日攻也於是大帥之難窮而宗君遂大開門縱其人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宗君度入且盡徐徐治守具而數出奇以創賊竟逡巡遁走於是宗君之聲稱冠諸道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劬病周歲卒當宗君之為參議副使而汀守徐君某以事趨幕府故善君因得從君游其游輒於西門內之烏石山山有薛老峰鄰

霄臺蟠桃塢之屬皆道聳深秀昔人之所詫以為靈

仙窟宅者宗君樂之間謂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茲

山為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去吾

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

哉蓋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曆之丙子徐君自謫

起數遷而為其省之叅政以至按察使嘗經行西門

咤歎曰此故宗君所入避寇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

若猶記宗使君否父老涕泫淫下曰微公言吾能忘

宗使君其為人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

否則大戚中有號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於島夷

者幾希且吾猶使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
夭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使君所活詎止數萬人其
後何若徐君亦泣而不能答以宗君之無子也則相
聚而泣其顛者曰吾聞之朱仲卿死而以桐鄉民愛
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及死而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立祠歲時祭不絕今宗使
君無子獨不能捐西郭之咫尺地以祀之而視其為
若敖氏之餒乎哉徐君乃曰毋庸也吾不忍以宗使
君故損汝曹橐乃搜贖鍰之美與學匿租百五十金
以為祠費行地而得烏石之址喜曰此故宗君所屬

神游地也其必食矣於是閩令裔先丞從周受工焉
為堂三楹墻繚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復得傍寺
僧之匿田供歲祀其民以時禱祈者勿禁徐君乃走
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一言以示永永余謝
不敏則謂韓退之嘗誌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池
廟以知柳州深也今吾幸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
墓矣宗君文當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略
相同其遷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
其年與其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於為人不貴
重毋論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

與徐君之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
食其土也已余文固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辭乃記其
事報徐君而復為樂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其辭
曰

築宮兮岑峯望烏石兮參差桂棟兮玫垣薜蕙兮繚
之藪百馨兮廡門攬遊儵兮橋池黃流兮濯壑實邊
兮肥疇氓紛紛兮若罔靈何為兮延佇倩現飾兮前
舞靈徘徊兮心獨苦秋蘭兮紫莖濯清泚兮流素馨
靈脩然兮若來獨流昧兮友生風謾謾兮茄帶恍若
蘂兮靈之袂彷徨兮不得吐將兩誠兮冥會夷猶兮
愴忘去惆悵兮日將暮金支蕩兮迴照霓車轡兮澤
霧朝汎兮歐冶夕栖兮丁戊靈之格兮群愉靈之逝
兮我憂吻滄海兮不波束金崎兮使安流憺莫憺兮
百年樂莫樂兮千秋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七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一首

先考思質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之棄二孤也蓋八年于今矣不肖兄弟
恒怛怛營營焉懼懿德之日就泯一旦殪先朝露以
為終天痛而屬覆盆之未回燭不肖兄弟間欲有所
銓述不數言輒涕沔淫下且中咽也每舉筆不能終
一赫蹠內惘然廢也今年春天子御極霈發恩詔

與天下更始不肖世貞廼敢昧死伏 闕白見寃狀
下有司特賜洗雪還府君故官廼復敢與世懋稍稍
摠次遺事行為狀而以不朽之計徼惠于下執事無
論不肖推不文即震裂荒迷中十不能舉一二以為
大愧然竊惟於先府君懿德有所不盡而無所溢蓋
下不敢以私誣逝者而上不敢以私罔立言君子其
幸垂亮焉府君諱某字民應其先世為即立子諱覽
即立孫始興文獻公諱導遷江東至宋左司諫諱縉
者仕高宗朝稱名臣以不能事秦檜中廢居分水為
分水人數傳而至元古川先生諱夢聲仕崑山州學

正家焉遂為崑山人已割崑山支地屬太倉遂又為
太倉人古川之五世孫諱琳琳之子諱輅輅之子諱
倬曰質庵公舉進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封其
大父父官如之凡三為縣令一為御史再為按察副
使為左右布政使副都御史撫畿輔所至稱循良吏
民思之生特祠者一祠學宮者四沒而祠於鄉者一
志循吏者五志鄉賢者四質庵公凡三娶於陳氏其
繼贈孺人生都事君愔最後繼封淑人生府君質庵
公為副使於貴州業六十一矣而府君生府君既與
質庵公生俱丁卯而又少穎秀異凡兒質庵公愛而

奇之每曰兒異日常倍勝我其任南京兵部時府君從故大司馬太原喬公時時過質庵公輒呼府君方髻而姣好也儒步詳視若老成人喬公已心器之屬以駢語對輒益奇喬公大稱賞置府君膝指其坐曰此兒異日坐也府君漸習服博士家言為文章峭健有氣力十五而質庵公捐館府君柴毀過禮依都事君居都事君故友弟然為人豪於聲色居恒張宴襍奏伎府君如弗聞也者每讀書至夜分伊吾聲後管絃弗罷矣時府君方病消病可二載其讀書為文章益自力而久之學益以宏博而湛邃於理旨十九出

應試州舉第一試提學御史復第一補州諸生明年復在高等至嘉靖辛卯郡試為郡守故大司馬聶公所賞試提學御史為御史丘公養浩所賞俱第一遂薦應天鄉試明年壬辰會試以病弗任場事歸居二年而陳太淑人疾病府君不脫衣冠而侍湯藥悉橐中裝走諸郡邑醫治弗効搏頰扣天請得以身代竟弗効府君痛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其視含殮棺擲靡所不誠信然不一襍浮屠及吳俗禮時人翕然稱之明年當會試以喪不赴始府君與都事君廢箸出僅田二千餘畝皆下瘠然有天幸恒歲而府

君日讀書共養陳淑人若不為產者然以無妄費故有所饒羨旁畝益闢因時置廢而息之所受鬻田輒予善價其善田日益來會歲乍侵民饑流徙府君有廩米數千悉假貸鄉里不計息而以其奇煮粥食饑者所全活不可勝數戊戌會試其文奇甚不第歸而名益著弟子從受經者衆辛丑遂舉進士隸事禮部府君為歌詩雅有聲然意殊不自喜則取廷尉繫法誦讀之曰是三尺人主所用以提衡天下者吾一旦從事安能嗷暗睨猾吏面孔也是歲授行人司行又明年使淮藩行祭墓禮王國所饋遺直百金卻不受滿三載考最授脩職郎乙巳都察院以關御史請詔獨選御史府君為第二人得江西道尋監視中城府君以素習繫法故吏不敢賚緣為姦所理號能持平士民安之

皇太子當出閣府君上疏列三事其一欲令師少之官賜坐論道降次答揖于講讀諸臣特免叩首俾得完養正氣從容講析不唯崇師重道有光令德使其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不敢以一人肆於士大夫上為益不細其二引漢儒之言謂太子國儲軍撫師友必天下英俊又為天下立太子必宜用天下賢才欲

令九卿各舉所知賢者以備宮僚之選必容止方嚴德行淳固經術精通聞見該博四事俱備廼為無負毋得仍用輕伎爭進之徒以為異日害其三謂毅皇帝在東宮時劉瑾之徒以狗馬淫戲搖蕩

上心卒亂天下欲令內閣司禮甄選小心慎朴無他腸者充六局丞郎之選其有作姦犯科簧鼓為幻者許三師糾察論罪無赦疏上中外避之時中貴人宋興者行萬金近倖及相嵩領東廠緹騎多從爪牙吏虎而翼齟齬人府君列其狀論劾之興迫則復行二萬金近倖及相嵩以疏辨且辭相嵩為擬旨不允辭

上亦微知與橫泚不字罷之中外謹呼頌上明聖善納諫相嵩既以負中貴人興金又內慚府君謬為已不與者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其目固耽耽府君矣無何以九廟恩實授階文林郎予勅命出監河東鹽法府君第以嚴簡治曰吾力能設鉤鉅多耳目使晉人言王使君然事貴有體吾不欲侵巡按權也至貪墨吏獨無所縱舍曰此吾職所顛辦也居歲餘以疾告歸里里中兒有郡縣事以干府君府君正色拒之然時取其枉抑無控者宛曲為解說直之竟不使知也時世貞已舉進士府君貽書

諄諄謂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又明年戊申府君病間復為御史出按湖廣至則疏劾藩岳郡守之貪不職者各一人罷之曰必及吾瓜而後罷楚民則何罪於是諸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其留者惴惴相戒不敢為非長沙以南多巨豪豪有暴橫郡邑中家為樓堞箚若自固者有用藥術淫良家女子者府君廉得其狀悉捕治杖殺之猾民重足立其尤至竄亡去他省守令端拱而治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嘗陷前御史至成歐烈不可近然已懾府君風旣謁度當報謁則為飯欲以嘗府君府君飯且為飽徐

曰吾與貴人俱稱

上臣子治一方忍相厄耶貴人

所不魚肉吾民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民者不得不為民治之亦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名耳廖斌悅而愈嚴府君戒其下終府君任毋得犯前御史賈者好入人死死多不蔽法府君所行部輒為平反甚衆楚人至今頌之已酉監鄉試其程式文以雅純冠諸省諸生吳國倫等九十餘人皆知名士後為京朝官顯重甚衆庚戌代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騎犯古北口時三輔自巳巳土木難後可百年不被兵謂虜無何當自退府

君時以 萬壽節留京師獨憂之謂世貞曰古北單
 薄與虜共一墻耳吾所恃者京兵薊兵俱柔脆不習
 戰虜朝闌入而夕馳於都門之外誰能禦之通州吾
 咽喉也六師之儲聚焉吾當為上守通州廼具其事
 以聞且請速出禁兵屯南關廂召文武廷臣計議戰
 守長筭而即日按部之通州勒吏士授兵登陴收諸
 舟楫之在河東岸者通人心非府君輕喜事然畏法
 嚴莫敢後繕治至夜半甫畢而虜騎已大入突至通
 火竟夕紅燭天然竟不能渡河而西凡半月府君晝
 夜不解甲而治軍通以獲全 上時坐西齋宮笑虜

憂之甚念無以先聞者獨府君疏而所使謀覘諸輔
 城獨通州完又獨府君晝夜睥睨間會相嵩及大宗
 伯今元相徐公請見言邊事 上曰王其可一陞至
 次日遂特批超府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通州
 以東諸軍府君念 天子方旰食用邊事擢不敢辭
 而益治軍會虜退首上疏請發帑金下給事御史賑
 諸中虜者報可時議欲增補京軍公獨請汰之謂國
 家以有用養無用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
 數萬壯士又請於京城築外郭為居人儲胥廣置村
 堡使民緩急得保聚無至餌賊設總督大臣轄薊遼

保定資其兵力以拱衛 神京通涿昌平密雲為四
重鎮鎮各置兵萬人得相救他如查革冒濫以足軍
用精選間諜以嚴預備寬假文法以懷邊將收募奇
勇以備選鋒宣諭威德以激士心咸鑿鑿破的議者
或難之後卒具覆次第如府君指府君請增脩通州
二城城甚堅費率減十三四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會
傳虜復欲大入寇 詔用府君言置總督為侍郎何
公棟而悉調諸邊兵數十萬駐近京為衛而以大帥
咸寧侯仇鸞總之與何公相表裏吏部擬當為督糧
餉者 上特用府君其守通如故侯鸞驟得幸

上挾重而性貪其所從卒於芻粟實利折價故盡欲
得本色公移持軍興法恫喝府君冀以賄免府君歎
曰 上超用我廼不念國家大計而以賄免耶第若
為不悟者而身歷諸宿兵要害處皆為伏芻粟即侯
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無悞府君復上言兵所過
計食糶備萬一大軍與虜角而所轉烘炒熟食甬道
逼虜不易達大軍既前角虜勢不能中分其 以援
餉請預得捐三千騎付臣因糧車為戰守可以無乏
興復報可侯鸞度所以窘府君者窮稍稍意詘並取
本折矣而竟以不便府君故虜亦不恒入議革通帥

歸餉事戶部召還京府君治餉可一歲所用度支金五十八萬有奇出納無絲毫整其於侯鸞自公贄兩吳縑外不以一金為侑壬子之春三月府君用原官巡撫山東治務持大體不為一切苛煩而於法無所縱舍吏民畏而愛之僅三月餘倭寇大入浙之台郡縱殺掠而閩時亦有警 廷推府君復用原官提督軍務巡視浙江蕪管福興漳泉地方亡何改巡視為巡撫始閩浙諸亡命入倭者誘以通中國為互市而濱海居人多大猾陰內主之互市久不能無所負寢以成仇隙相傷殺不已因緣而為鹵掠前是嘗設都

御史經理之頗有所誅戮坐以殘賊抵罪因罷不復置後懲之益為寬姦人以相勾連得計亂益甚至是廼用府君府君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又柔脆不習戰兵所受 璽書輕不足以督率吏士上疏請假事權誅賞俱得以便宜行事嚴接濟之律寬損傷之條開招撫之令南則會二廣北則會江左諸鎮相掎角為應援毋得秦越視而是時俞叅將大猷湯叅將克寬俱武勇統材畧府君虛已而任之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事尹鳳以贓累俱繫獄府君惜其才奏釋為別將時所募調狼土兵未至而括蒼郡邑惡

少年饒趨勇耐勞苦府君庶得其主名糾為兵分配
諸將時時出牛酒金帛慰進之爭自奮願為府君死
而王直者最賊魁也與其黨徐學毛勳等據海之列
港乘巨艘為水寨而築室於港上諸山時時出奇兵
來襲我府君諜知之夜遣俞君為前鋒而以湯君繼
之縱火焚其室賊倉皇走向舟兵隨而擊大破幾盡
殲矣忽颶風發兵大壞亂賊廼得乘間走所鹵獲生
倭百四十三首百五十餘焚及溺死者又數百人軍
大振而府君所釋尹君者將閩兵徼歸倭於表頭北
焚諸洋鹵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聞賜
白金各一鎰文綺各二賊蕭顯尤兇狡率勁倭四百
餘屠吳郡之南沙還逼松江而軍松江守來告急府
君慨然曰吾嚮所䟽陳犄角者非此耶顧謂盧君鏜
吾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君蹠曰請取彼蕭顯以報府
君壯之酌以卮酒悉選其麾下鋒畀盧倍道掩擊大
破之斬蕭顯餘衆潰入浙者俞君與諸將士徼殺無
子遺是役也越境而盡賊因以完雄郡又我兵與倭
角不利陸今陸角而利功甚大御史按江左者以聞
復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府君行部視諸縣或未城或
城而庠且薄者計賊所繇道以緩急為次第畢城之

凡二十餘縣獨慈溪士大夫持不可府君強之不得
曰後而當思我言府君去浙一歲而慈溪破其殘瘡
累累矣強就城且相誚曰若柰何不聽王公言城今
晚矣杭固為會鎮倭所窺伺者而每府君出按部烽
火不時警守令恐督集其男子登陴其女子以授餉
至暮不得畚休府君還即罷之曰男歸而耕女歸而
機吾在何恐為闔城歡然如再生蓋府君計倭以遠
未至至而吾斥堠明無慮弗及柰何先敵而逆受困
也浙人初懾倭聞聲至則掩耳走其所當衛所將校
皆統袴兒惴惴相戒寧以明法死府君擇其中有志

意技力者激之曰倭亦人耳若柰何見而走且若幸
而世承平不復有分茅土衣紫帶玉者今庸知非天
欲富貴而輩乎浙自是稍稍有戰將如鄧城劉堂孫
敖張四維夏光陳行健輩奮逐北有功或闔死以節
名府君復廣為刺得沿海寧紹及閩大猾所素稱內
主者悉繫之覆其家賊自是不復知我虛實與所從
入鄉導其餘自在大海中亦無有以米粟火藥通者
徃徃食盡遁矣府君之撫浙閩可二歲功次三千餘
皆劇倭倭時有所陷堡寨隨而擊滅之計彼得不償
所失而我軍所俘殺亦過當然府君每當上功輒遂

巡不自言而小失利則引以自咎曰為人臣委質固當爾也人或謂府君久次當遷不則亦量移易地府君謝曰吾知有盡瘁而已且吾而易誰當難者甲寅秋七月虜入大同殺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上密諭相嵩中外臣誰為真忠者相嵩惶恐不知所以對上曰吾能得之吾嚮所自拔者王某耳相嵩頓首謝遂手勅吏部朕思大同撫臣湏得人王某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替理早務仍促之往毋候代故事唯置相用手勅蓋異數也報至府君治一日裝即行浙吏民以數萬計挽車

絮且哭曰公幸全活我柰何舍我去縣官遂不復東南顧耶夾道擁至北新關車枳不得前府君亦為揮涕曰縣官念南北等耳北事緩且來緩若矣久之廼得發道吳郡抵家百里而近府君使使酹於墓歔歔歎曰上恩重生不復得為親有獨柰何於是府君行抵淮則從陸倍道度紫荊關胡騎時尚充斥府君第遣兩偵卒先而身以單車馳之鎮鎮人饑新中虜擁迎府君歡呼曰上不忘吾曹遣所親信臣來吾事濟矣府君至則上書具言歲侵與軍所以乏興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報可府君與司農郎約

母有乾沒以畀大帥約大帥母有乾沒以畀裨帥約
裨帥以口率給吏士不者當用柱後惠文彈治之諸
受約人人恐而府君又問從帥所取一封衡之以示
不測則益人大恐不敢私吏士獲全活者萬計而
會虜復入寇公與總督許公合宣府兵徼破之捕首
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明年乙卯之三月薊遼總督蒲州楊公入為
兵部尚書廷臣以闕請議推府君為貳 上即用府
君進本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兼理糧
餉仍即日之鎮大同極邊地寒其軍素稱儉然微於
撫臣饒府君則列所當私入號幕府羨者十餘條悉
罷之以歸軍毫髮無所與府君之為大同才半歲於
其行吏士哭而挽留不得發者幾如浙且曰 上與
我公胡遽奪之吾自今色復菜矣府君既與楊公代
而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
喜峰冷口諸隘府君發兵拒走之廼大集將佐講畫
戰守利害條上凡八事曰列戍守曰聽權駐曰據險
要曰專責成曰明探報曰張兵聲曰恤主兵曰撫屬
夷俱報可府君以副帥吳珮二萬騎守冷口以遼東
帥殷尚質輔之為外援以大帥周益昌萬二千騎守

馬蘭谷以副帥龔業三萬三千騎守墻子至石塘嶺以副帥祝福四萬餘騎守渤海至鎮邊城大帥趙卿繼之為內援以大帥李賢步騎萬人守紫荆倒馬諸別將步騎二萬東西佐之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來往奔命府君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為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為外守彼此有分地無分民各以便宜為國而已府君念柔顏屬夷名稱為外臣然徃徃為虜偵候勢不宜迫之迫之則驅而與虜一厚之則彼益驕而挾虜鳴我廼令撫巡兵備捐繒綺犀毗貝帶胡粉之屬

以好召諸夷妻子所以慰藉其意良至而於六月中合薊遼大帥出兵耀武其地旌旗徑百餘里不絕夷稍稍惕息更為我用矣把都兒等既已不得志益徵集諸部牧近郊為邪謀益急而府君前所遣布勒兵堅其瑕不可犯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見墻又攻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府君督兵拒擊復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予一子原衛所千戶世襲府君辭不可遂巡自謂曰家幸業儒父子備朝列母為復侵介士路也時真保河南山東諸防秋皆騎兵無步府君謂守利步不利騎藉軍威用

騎重而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奏裁馬六千餘
匹所減芻粟以萬計東虜先後寇遼左府君所發兵
敗之獲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百戶事聞賜
白金一鎰文綺二丙辰兵部尚書關廷推府君副宣
大許公 上雅欲用府君論相嵩首不如副相嵩意
有所嚮極言許公長而練事宜內府君彊力果勢宜
外廼已時大舉討倭寇府君發兵五千人從裨將尹
秉衡將而南有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虜小王
子打來孫等犯一片石喜峰口諸處府君復督兵拒
走之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尋以擒獲叛逆賜如之明

年之三月虜闌入灤河諸地頗有所殺掠府君督兵
力戰走之詔切責奪一官為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
如故前是楊公為政時府君所糾治諸將臣無不聽
凡府君所糾治或以善遷者即問府君所當代為誰
以前一日論罷次一日奏補即相嵩及其子世蕃有
所欲上下不及發頗以是為恨許公代之一切取相
嵩指不復關府君府君居邑邑不自得曰吾所欲寄
死生於其人而不吾識可乎令楊公而用事吾為之
死可也今非吾力所任矣而會兵部員外郎楊君繼
盛以論劾相嵩父子為所陷抵罪府君聞之恨彈指

出血不肖世貞又不幸嘗從楊君游頗為之經紀其
 喪而鄉人客相嵩所者文致其狀嵩父子怒切齒丙
 辰秋防功不錄與灤河之後責重皆坐此故也府君
 既受命日夜拮据益治軍其分布大約視乙卯如密
 而身與大將焦澤歐陽安等抽諸入援精騎駐要害
 為聲援時虜西酋俺答把都兒辛愛十餘萬眾謀欲
 犯古北馬蘭東首打來孫俺眼他皮十餘萬眾謀欲
 犯義院冷口諸鎮謀知明兵盛咸嘆惜不敢先發灤
 河之後虜雖有所剽掠其得不償失後復為窺伺計
 食其馬羸雜畜過當廼稍稍遁 詔復府君原所奪

官尋以遼左獲虜首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明年戊
 午之二月復以遼左破虜功錄一子入胄監六月復
 以遼左屬夷獲虜首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復
 以遼左破虜功賜如之蓋府君於諸將中獨才故楊
 都督照揚壯武饒智畧惠而好士然性剛多忤諸上
 官諸上官人人弗悅也府君委曲為保持之得不敗
 至遼帥楊時思自勵有以報府君而府君所下軍書
 規畫調度咸中窾以是得盡力連破虜當是時遼幾
 重相嵩見府君連受賞益不懌愈欲危府君以明法
 而是時諸邊臣治軍餉不無有所乾沒給事御史臨

當出覈相嵩私沾沾謂府君且當得罪矣而給事御史至鉤出納籍旁采物議亡論於府君亡害更極推薦謂白首籌邊赤心報國相嵩廼陽驍曰王某能爾耶九月大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鹼場以精騎七千犯界嶺坎墻且上裨帥崔桐拒擊走之其別騎犯箭捍嶺裨帥佟登走之復合其騎犯箭捍嶺以西大帥歐陽安馬芳等走之其奇兵數萬騎入黑谷嶺中軍將張倫等破走之賊度明兵衆合而堅不能以間進遂拔營遁府君擐甲嚴號令督諸行逐之出塞廼返無所失亡是歲府君功最大竟以相嵩恚故格不錄予賞賞如初而練兵之議起矣前鎮外捍虜內控三輔戍卒故數萬人而承平久多所竄逸自庚戌變後虜日迫勢不能不多調各邊兵為衛邊兵歲苦調發日以減耗後先督撫諸公議練戍卒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足見以為名美而戍卒多選悞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老将孰計之不敢任調發如故相嵩與其子世蕃業得之冀以中府君而郎有某生者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廼以謂相嵩相嵩復陽驍曰邊事弊廼爾耶於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薊卒所以

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
耶府君唯唯既行駐昌平再書貽府君曰不佞將入
矣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指何復為且
某長者吾不敢以汙請竟不答而某生入為疏則盛
言戍卒當練不宜以調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
相嵩當擬詔故盛其罪寬其罰要府君以後効府君
不敢辨為疏列十三事請以三歲為期曰添募游兵
曰近地塚勾曰原籍清勾曰調取邊官曰安恤軍情
曰周濟糧餉曰軍器犒賞曰預備戰馬曰更選戰丁
曰撫夷支費曰責憲臣曰責將領曰脩邊牆所以規

畫甚詳時左侍郎江公畧兵部然府君言條為奏以
請相嵩覽之嘻曰昔何畧之又何詳也且若尚欲三
歲耶明年之二月虜犯遼左府君所部將照大破之
獲首虜八百二十四級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
獲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聞府君所
破獲過當當封而世懋復舉進士相嵩愈益恨持府
君益急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
戍卒故復殺其二而虜把都兒辛愛數萬騎挾朶顏
酋影克哈孩為嚮導謀入寇府君所遣謀多被殺廼
嚴勅諸將守要害而具疏以援兵請相嵩密疏謂府

君欲挾虜自重耗大司農金錢不可聽 上為心動而無何虜竟乘灤水淺突衝潘家口入掠府君率所部萬餘騎直前拒虜數里而陣別遣大將馬芳等以輕騎八千乘夜繞出賊前賊故衆數倍我然莫知我虛實稍斂其衆不敢散掠凡三日引去兵尾而擊之捕首虜百事聞 上廼知府君前所請兵非謬第停祿為秋防筭而錄諸將歐陽安等下之獄然相嵩已嗾御史論安等皆坐死欲以搖府君而見部將當從守邊者刺知狀稍稍引避自遠府君笑之無可與共秋者益困不能舒而都御史鄔懋卿相嵩客也欲以府君啖相嵩佯為露情款者曰相君實欲困若若念邊事重不復能困若以而不任且縱之歸耳府君謂鄔同年生不賣我果請歸懋卿廼為屬草授巡按御史方輅輅嘗以邑令事府君雅不欲聽懋卿曰毋傷也今相君欲逐王王自請歸是兩狗之也輅以草辭重欲別具草懋卿曰弗重 上弗聽也 上弗聽而王弗得歸是無德於王而重失相君指也輅廼從受草然府君廉無可跡汙者第極言病悻不任事負上恩當罷既疏上相嵩為內主逮之下錦衣獄獄以讞牘請相嵩子世蕃削所具府君功次上刑部尚書

鄭公惜之持不肯從重論再駁廼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律至明年庚申之十月朔竟不免嗚呼痛哉初府君就逮時二子獨世懋在而世貞為山東按察副使自劾解印綬去與世懋謀為伏 闕請代者府君力止之曰我於國家無少負 上幸念我或庶幾忘之柰何復激之耶且嚴氏為寀深蹈其一矣若兄弟柰何行復蹈也世貞等不得已則時時從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為謾辭相寬戒以毋激 上意亦無他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耳而遼左覈功狀至相嵩陰攝削府君名兵部郎徐君善慶復以練兵出相嵩嗾之令追論府君徐堅不從久之移病歸相嵩既已陷府君謀為下石益切然愈益詭秘世貞兄弟不知也嗚呼痛哉當府君在獄時謂二子曰吾自御史遷治餉當為逆鸞所構死不死南禦倭當死不死北禦虜數歲歲當死不死今廼死相嵩手耶豈非命哉死等耳死虜為快然辱國吾寧自辱耳日取周易尚書毛詩讀之欣欣若有得曰古之聖賢處憂患而不失性情之正如此也雖一息存而志不少懈文王之演易於姜里也某固未之逮也子路之死也而結纓魯氏之死也而易箒庶幾余自勉哉

迨及禍神色揚揚如平時不少亂府君孝友天性質
 庵公開八袞稱令善終府君猶以生晚不及共奉為
 恨自號曰思質每語陳淑人未嘗不泫然掩涕也事
 其兄都事君及史氏姊恭甚即兄姊少乏取之府君
 如外府也舉進士而族有妬府君者造浮辭讖之至
 非所忍聞府君以御史歸而會其人坐大獄窘君力
 為脫之死人有用前事間者府君愀然曰毋多言三
 世而上何人哉質庵公斥義田千畝贍族久之田漸
 瘠府君方有戎事不暇及歲別捐米三百石以予貧
 者而謂世貞兄弟必終質庵公志內外親待府君而

舉火者十餘人以歲時給奉繒絮醞粲者又十餘人
 所稱貸不取息者又十餘人悖信扶義倣儻重然諾
 急朋友之難甚於己一飯必報至仇隙不以挂胸臆
 中坦易無城府時自謂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者其
 居鄉好從鄉父老稱說稼穡較歲豐儉及前輩長者
 事其仕宦好稱說節義慷慨疊疊不厭而大要歸於
 忠厚其於材好諸葛武侯范文正及近時王文成諸
 公於詩好建安李杜文好司馬子長賈長沙蘇子瞻
 封事好陸宣公而尤篤精於經術閱書一過目即成
 誦於百家言無所不窺曉指畫山川險易籌兵餉歷

歷如覩馬上占奏草兩吏從旁錄之指為痛然府君不欲以才掩人即騶卒奏一策可用欣然攬之若已出所歷官皆臺職三為巡按一經略一提督三巡撫一總督其所推轂賢士大夫遍天下所當糾即時宰以私屬之不為動其為總督時相嵩銜府君已見端而會有詔薦堪大任者府君以前都御史汶上吳公定陶曹公侍郎福山郭公名上曹公郭公俱坐得罪相嵩成吳公亦以相嵩恨之故自免者也後三公相繼起為當代名臣海內稱之至所拔將校遷大帥者尤衆府君故畏勤由浙而後軍事愈控惚夜未嘗不四鼓坐籌所以為日者某所某事待旦而行之後自謂吾在獄身危矣而心少得安於聲色器玩世一切可欲無幾微豔少則莊吾母郁恭人蓋彬彬白首也旁絕勝姬與昔賢所稱不入季女之室不登變童之牀者奚啻無愧色哉前府君逮而都御史餘姚翁公謂世貞曰毋用為而父憂是嘗帥吾浙矣不妄費一財不妄害一命故當無凶終且壽也且今浙帥庸若而憂而父耶世貞兄弟所以敬徒自匿有生望者亦侍府君仁幾得如翁公言耳而竟不免痛哉痛哉然府君歿之一年而御史輅得疾歸一夕自恨死兵部

郎徐君移書來言相嵩所以嗾之狀為文祭府君稱
府君武穆而斥嵩奸檜文具在又一年而侍御鄒君
論罷相嵩戍子世蕃孫鵠又二年而侍御林君按世
蕃反狀詔僚之籍其家相嵩為編氓以死又一年而
都御史懋卿以嵩黨戍又一年而世貞上書具其事
今少師徐公少傅李公與諸公憐之下吏部太宰楊
公憐之為行大司寇報府君罪所坐枉大司馬報府
君功當錄楊公尤慎之行御史報具如大司寇大司
馬指廼以聞 詔曰王某准復原職嗚呼諸為姦陷
府君死者相繼敗而府君賴 天子恩與諸宰輔大

臣之明以有今日令府君而在即不敢望委蛇從諸
公後得一援抱鼓生當匈奴必有可以自效如孟明
魏尚者而已矣廼僅使世貞兄弟見之痛哉痛哉府
君生以正德丁卯五月四日歿以嘉靖庚申十月一
日得壽僅五十有四娶吾母郁氏故居士公遵女以
世貞主事滿考從府君僉都御史封為恭人生二子
即世貞娶魏氏封安人世懋娶章氏一女嫁太學生
張希九從府君京師故病瘵聞府君變痛不勝死二
孫士騏為世貞出聘沈氏士駟為世懋出五孫女長
適鄉貢士華叔陽早歿次適朱木又次許聘華之

為世貞出二尚幼為世懋出有奏議二十卷詩文一卷藏於家世貞等將以明年己巳之十一月初九日奉府君葬於項涇之陽而謹泣血具狀如左惟明公哀而褒之一言歿者得稱為先君子骨且不朽存者唯世貞等得為人子亦且不朽不勝懇切惶恐之至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八

